



# 世界文學名著

巴瓦列先生底女婿

亞善 桑多合著

楊 彥 劬 譯

LE GENDRE DE  
MONSIEUR POIRIER

By

EMILE AUGIER

et

JULES SANDEAU

Translated by

YANG YÊN CHÜ

## 序言

這本喜劇是亞善和桑多合作的劇本之一。這種合作劇本的事，在法國，自從斯克里布（Scribe）以來，是很普遍的。但桑多的成份，照例只限於劇情的大概設計，即舊的貴族階級分子與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道德觀念的衝突，這是桑多最喜歡寫述的題材。桑多曾寫一本小說錢囊與頭銜（Sac et parchemin），一八五一年出版，這本劇本便是這本小說的戲劇化，這在法國也是很普遍的，我們都知道小仲馬的茶花女，有小說，也有劇本。桑多的溫文爾雅也許對於亞善的冷嘲熱諷的苛刻程度有所減弱，但全劇到處顯露着亞善的天才痕跡，使人一望而知這是出於亞善的手筆，而且這確是亞善的傑作之一，以後也只有亞善纔能寫得出像這樣同等價值的作品來。因此這本劇本在戲劇演進上的地位只能由這本劇本和亞善的（不是和桑多的）其他劇作的關係中去找出來。

愛彌兒亞善 (Emile Augier, 1820—1889) 幼年就到巴黎，學習法律，這是他的父親的職業，他這樣開始了他的事業。但他却承傳了他的母親的趣味，她是那個著作豐富的小說家及戲劇家比戈勒布朗 (Pigault Lebrun) 的女兒。法律對於他，抄他自己的話，是一具淒慘的韁勒，阻礙他的文藝天才的飛躍，他覺得他是具有文藝天才的。他趁空閒的時間，時輟時作，做了一本浪漫的悲劇，查利第七在那不勒斯 (Charles VII à Naples)，這本劇本遭了舞台經理們的白眼。但亞善可並不因此灰心，他趨於邦沙 (Ponsard) 的新古典的傾向，投入所謂雅識派 (School of Good Sense) 於露俄的防守司令 (Burgaves, 1843) 失敗翌年，浪漫的悲劇的葬鐘響了之後，他的毒草，更照邦沙的意見加以補正，很見成功。

這本劇本形式上便是一齣古典的戲劇，全劇都用十二輕重音節的詩行寫成。地點在雅典附近；劇情與對話雖皆屬新鮮而談諧，但二者俱未暗示出在亞善的家庭劇或社會諷刺裏所特有的那種力量。第二本希臘劇，吹笛者，大概也作於這個時候，雖然上演是在一八五〇年。這齣戲的主題和後來冒險者那齣一樣，與亞善的家庭劇裏所宣教的大相逕庭。但冒險者一劇有一種

趨向於較高的道德標準的進步；因為興趣雖然還仍集中於一位脆弱的但已經恢復名節的女主人翁，劇末卻有一段壯麗豪爽的文字，為信仰轉變後，熱情奮發，擁護和頌揚家庭的聖潔之辭。

亞善的家庭劇，開首是加柏里厄爾。這裏和他的後來的劇本裏一樣，亞善的特色是一個道德家，雖然他還留有前期的理想色彩，使他的詩的形式與內容適合；他的第二本劇本月神又重新回到冒險者一劇的浪漫主義方法。費列貝脫，雖然對於女主人翁，加以親切的研究，不過表示在技巧上比較未成熟的有禮貌的人，略勝一籌罷了。一八五三年，亞善開始與朱爾桑多（Jules Sandeau 1811—1882）合作。他又從此不用詩行，全用散文來寫戲劇；由這個形式的改變，同時起了人物的改變，這是亞善的戲劇發展上的一個大樞紐。他自然還須經過好幾個步驟，以達到最完善的地步，但是從費列貝脫到巴瓦列先生底女塔這一步，實在是跨的最大了。

但桑多對於這個演進的影響，不能算是很大，我們試看試金石一劇，就可知道。這本劇本裏，桑多的成份佔得最多，因此富於談諧，劇情平凡，心理錯誤。巴瓦列是直接承襲莫里哀的。這本戲

如果應該歸功於桑多的話，也不過像莎翁的如願（As You Like It）應該歸功於洛治（Loche）威城商人（The Merchant of Venice）於薄伽邱（Boccaccio）一般罷了。

這齣「誠實健康而勇敢的」喜劇，引馬太（Matthew）的話是斐格羅的婚姻（Marriage de Figaro）以後最佳的一齣，也是「近代人情喜劇（Comedy of Manners）的模範」，「最得古時喜劇的神髓。」這是對於財閥的諷刺，他們在當時法王路易斐力潑治下，開始在社會上漸有地位。這位巴瓦列先生是退閒的布商，已經積上巨萬的家產，於是就想晉爵，儕於貴族之列。因為求個進身之階，他把他的女兒嫁給格斯東勒來爾伯爵，應許那位世家的公子代為清償債務，他想靠他的女婿的幫助，來實現他的野心，達到社會上和政治上地位和名譽。巴瓦列太相信金錢萬能了，因此，他看不出這樣做法，對於他的愛女婀多英的前途沒有甚麼幸福可言。格斯東自然樂得利用這頭親事，乘他岳父的弱點，過他豪奢的生活，把他的夫人不放在眼裏，他的夫人的性情堅強和高貴，他也沒有機會去知道。

巴瓦列有一個良友，婀多英有一個同情的乾爸，那便是甫德來，他比較巴瓦列更為眼光清

楚，頭腦明白，因此一方面巴瓦列的狹窄的商人鄙俗習氣，他方面炯多英中等階級的理想主義，他是中間的一個連鎖。同樣格羅斯東的狹窄的貴族傳統，有他的朋友蒙梅央公爵的高尚的愛國心，作爲對照。這樣，門第和財產所生的善惡影響，在這五位人物的身上，各種各樣地表現出來，他們沒有一位是不同情的，一面因互相接觸，大家皆有獲益。這本喜劇僅有這五位典型人物，這是亞善對於戲劇材料的運用有自制的表示，也是和當時斯克里布和沙杜（Gardou）的戲劇裏登場人物過多大不相同之點。

劇情的開展是簡單的。境遇與人物之說明，一直擴延至第二幕第四場。動作在格羅斯東的債主們進來才開始。巴瓦列以經營商業的辣腕對付他們，以同樣精明的手段使他們就範，取得他們的妥協。但勃來爾伯爵傲視闊步，可不願意如此，炯多英卻同情於她的丈夫，因爲他的榮譽觀念，打動了她的浪漫的理想主義，而不同情於她的父親實際的正直。

這樣，在這三個人物的相互關係中間，迅速而戲劇的展開，便不可避免了。巴瓦列傷心極了，氣憤極了，他的商業精神受着根本的打擊。他本來願意化大宗的金錢，去達到他的目的，他本來

願意和氣，牽就他的女婿；但是他的金錢萬能的意識，不過使他對於任意浪費，更形忿恨。格斯東的行爲彷彿是不可寬恕的，他對於他的女兒的真摯的父愛，又因爲在他看去，他的女兒背叛了家庭傳統，落了個空。於是他決定不再牽就，自然是完全照他商人的做法，要重新做自己家裏的主人。他要他的女婿有一個職業；而且按照他自己的平民化的趣味，也不和他的女婿商量一下，根本改造家政。

一面格斯東沒有料到這個青天霹靂，已經捲入一場決鬥的旋渦裏，緣因是起於一位貴族婦人，他在她那裏找到一點消遣。巴瓦列拆開一封信，這是不大光明的方法，發現了這段關係。他把這事告訴了婀娜英，她曾經爲格斯東的榮譽，犧牲了她的財產，這時以爲她的丈夫對她太不忠實，甚於事實或證據所示。可是她愛着他；她聽見她的丈夫就要到決鬥場去，便不禁把她的感情流露出來。甫德來和公爵，這二位中間人，便巧妙地利用這點，去和解丈夫和妻子。格斯東經過一度痛苦的內心掙扎，終於爲她的緣故放棄了決鬥，把她所喚起的愛情置於他的貴族的榮譽之上。但她可和他一樣豁達高尚，吩咐他離開她的懷抱去決鬥，把他的榮譽置於她的愛情之上。

於是剩下的只是如何安排一個快活的結束。對方的自動退出，決鬥就沒有機會損害格斯東新獲的愛情。甫德來慷慨的贈與使勃來爾伯爵又可居住他的祖傳的府第。他重新過實際的活動的生活，真的是他的妻子的丈夫了；她獲得了榮譽和愛情。甫德來和公爵互相尊敬，結成了朋友；只有巴瓦列未免稍感迷惘，還不曾完全改變他的鄙俗習氣，收斂他的野心。

這本戲劇的實在的力量，不在於其劇情，却在於人物個性的開展。巴瓦列每說一句話，讀者便多明瞭一點他的個性——他的多方面的，而又單純地真切的個性——便多對他表示一點同情；而且用一枝又溫和又銳利的筆寫來，全劇是處處閃爍着最細膩的諷刺意味。但觀眾可不至於忘記巴瓦列也有他的權利，而他方面，格斯東又不是一位傳奇式的英雄。他在第一二幕出言傲慢，但行動可並不正直，也不是確實高貴；不過他的內心的善美，使他贏得了姆多英的愛情，因此一起首也便吸住了觀眾的同情。這兩個人物是屬於最高級的喜劇的。公爵和甫德來很優美，惟屬於次一等，至於姆多英，她的單一的尊嚴，到難關的時候發揮得最有力量，雖然並不偉大，但究竟是一個很可愛的角色。

從巴瓦列先生的女婿到無恥的人們，這七年間（一八五四——一八六一）大部分是寫所謂家庭劇。奧林布的婚姻和可憐的時髦女人是對於播弄家庭關係的大膽的非難，當時在仲馬的茶花女（一八五二）一劇和其他以後的劇本裏，有這一種意識；金腰帶和金錢婚姻，主題爲家庭的大敵是無限制的金錢慾。後一齣喜劇有好幾處很像莫里哀的喬其湯台（George Dandin）因此也和巴瓦列最相近；但是在這四種用散文寫的喜劇和用詩行寫的青春裏，都沒有像在巴瓦列裏的那般精細的個性描寫，而且除掉可憐的時髦女人以外，戲劇技巧之運用也不很自如，好像不很成熟似的。不過這個劇本却是一幅追求物質滿足的無底的慾望的寫照，「那種衣飾講究生活豪奢的追求」在第二次帝國時代亞善的同時代思想家路易斯（Georges H. Lewes）看來，「這是使歐洲第三階級道德墮落的緣因。」

這種範圍較廣的社會諷刺自然使亞善傾向於政治方面，從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三年他的主要的興趣便在於此，因此這時期的作品是他的最猛烈的，雖然藝術上並不是最完美的作品。在無恥的人們裏，他攻擊第二次帝國時代盛行的那種放肆的投機風氣。主要的人物是微努

伊 (Vernouillet) 是一位可以勝過陰謀家的典型人物，陰謀家爲求賺獲錢財起見，凡在法律範圍以內無不儘量利用，有時一面保持着社會地位，且超出法律的準繩，因爲我們的民主政治的律例非常輕鬆而優容。他的計劃，幫忙的有杜柏里夫，他是一個玩世的貴族，專以「製造第三階級的墮落做他的消遣」，還有吉抱野 (Riboyer)，又是一位代表的人物，他是有才幹的而抱金錢主義的新聞記者，一枝鋒銛入骨的筆，無論那一派那一黨，只要代價出得最高，就可收買的；亞善以爲這是一個窮困的文士的教育的自然結果。這本戲的興趣集中在這三位人物的身上，猶如巴瓦列一劇一樣，劇情却是次要的。

吉抱野的兒子，主題相同，但觀點不一，德國批評家勞柏 (Laube) 說，「這是一幅近代法國的社會，衰落的貴族階級，虛榮的第三階級，和一羣天賦聰穎而沒有定見的文人自由鬭爭其間的描寫……可是這種鬭爭的描寫決不是抽象的，却是常有圓滿的背景，漸增的戲劇興味，漂亮的對話襯托着的。」一句話，這是近代舞台上一齣最佳的戲劇，也是亞善的最佳的劇作，雖然吉抱野的個性也許和傳染和獅與狐的台斯脫里戈 (d'Esirigand) 的個性描寫得一般佳妙而

完善。傳染的主題爲不工作而得財的慾望，股票買賣者台斯脫里戈就是被這種慾望支配的代表人物。在這本劇本裏以及後來的劇本裏，亞善將這種精神如何殘酷地剝蝕着一切理想，榮譽，愛國觀念，指點給世人；在常·台·篤默雷裏，他又回到這個主題，暗示法德之戰的災害與失敗，即因此而來。

一面，亞善於寫作那些態度比較嚴正的作品之間，也寫了于林和巴爾福來斯底歐。前者是法律心裏的探討，道德與法律的關係的研究，比較吉抱野稍不煽動感情，但觀察極其精深，可惜未免有斯克里布的感傷主義（Sentimentalism）的色彩。福來斯底歐的價值較次，這是一個男子的婚後愛情發展的研究，但他的性情太懦怯了，不足引起多大的興味的。

家庭劇態度較爲猛烈一些，有兩種，就是克佛來夫人和福襄卜爾脫。前者討論法國離婚新法頒佈後的道德問題，後者又是以金錢爲目的之婚姻爲主題，顯出作者已經到了他的戲劇事業的終點，但也達到了他的天才的最高之點。這是他的一切戲劇裏，結構最緊湊，藝術手腕最圓熟的一本，可惜結末陷入於熱情戲的感傷主義的錯誤，全劇缺少像吉抱野裏或傳染裏貫徹始

萬法郎。訂約的那天他給了我一宗年能生息二萬五千法郎的公債票；那就又是五十萬法郎。

公爵 這裏已經有一百萬了；以後怎樣？

格斯東 以後怎樣？他決定不讓他的女兒離開他，因此他得讓我們住在他的公館裏，替我們出一切生活必需的費用；所以除掉住房、吃飯、煤火、車馬費以及工資以外，我還剩二萬五千法郎可以在我的太太和我的身上化用。

公爵 這太好了！

格斯東 別急！

公爵 還有別的吗？

格斯東 他還把勃來爾伯爵府重新買回來，所以我天天在等着我能够回老家去。

公爵 這個人倒頂有意思！

格斯東 別心急！

公爵 還有嗎？

格斯東 約簽定了以後，他跑過來，握住我的雙手，態度的老實和誠摯使人感動，他道了抱歉，說年歲還只六十；但他卻給我，知道他馬上就要到八十歲……不過我也不表示着急……這可憐的老頭兒，一點也不討厭。他管他的，晚上睡覺，白天起來，把賬目算得清清楚楚，處處替我留心，他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老聽差，決不會把東西偷走；我也不容易找一個別人來替代他。

公爵 你真是世界上頂享福的人了。

格斯東 不要急！你或許想，在社會上一般人的眼中，我的婚姻減掉我不少的本色；巴瓦列也這樣說。但你放心罷，我是不會趕不上時髦的；我總是第一個出風頭的，女人們會原諒我。最後，我已經和你說起，你再也不能來得更湊巧了。

公爵 爲甚麼？

格斯東 你不知道，我的最妥當最合適的證人，你逃不脫做我的在場見證呢？

公爵 一場決鬥！

格斯東 是，好朋友，一場頂有趣味的決鬥，和先前的沒有甚麼不同……噫，你怎麼說？難道勃來

爾伯爵真個已經死了嗎？難道一定要把他埋在地裏了嗎？（註九）

公爵 那末和誰呢？而且是爲了甚麼事情呢？

格斯東 和邦格里莫子爵，爲了一場賭錢的爭吵。

公爵 一場賭錢的爭吵？這是說一下便可了事的。

格斯東 難道在軍隊裏，一般人竟能把關係個人榮辱的事情，說一下便了事的嗎？

公爵 你說得很對，軍隊裏這樣的事情，一點也不稀奇。軍隊裏的人都是不肯隨便流血的；你不

能使我相信，你們決鬥單是爲了一場賭錢的爭吵。

格斯東 這場賭錢的爭吵不過是借個端罷了。背後還有別的事情裏。

公爵 一個女人罷？

格斯東 正是！

公爵 已經有一次幽會了嗎！那倒不壞。

格斯東 你以爲是甚麼？這是去年的事，我總當已經冷淡過去了，但在我結婚以後，不料又重新溫復過來。你瞧，這不是很好玩，又不是要多費心計的事嗎？

公爵 誰能知道？

格斯東 我對你是沒有話不說的……這是蒙底安伯爵夫人啊。

公爵 我向你賀喜；可是這事情太嚴重。你怎麼套上了這樣一個圈套？

格斯東 江山好改，本性難易，我要一點點愛情，也要拔除這個眼中釘邦格里莫，可惡的傢伙……

公爵 你抬高了他的身分！

格斯東 你怎麼辦？這可惡的傢伙，自以爲他的祖父在軍隊裏當過甚麼運糧官，他便是出身貴胄，了不得。這傢伙，誰還不知道他，竟想和我們比較起來，到處表現着這一副醜相，像煞有介事，只有他才配代表貴族似的……假使有人說了一句對不起蒙麻昂世家的話，（註十）准

是他起來答話，好像挖去他一塊肉一般……一句話，在我和他之間，無形中已經結下了怨恨；這怨恨在昨天的牌桌上爆發了。他回去，說要和我較量一回劍……真是破天荒第一次，他的家族裏還有人會耍劍的。

公爵 他已經派見證到你那裏來過嗎？

格斯東 我正在等着他們來……你一定要在場的呢。

公爵 那不用說。

格斯東 你住在我這裏，那也不用說，是不是？

公爵 好罷，就是這樣。

格斯東 啊！謝肉祭節裏，你還穿着你的軍服嗎？

公爵 不，我就要寫信給我的成衣匠……

格斯東 且慢，我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……這是我的岳父，你就可看見他是怎麼樣一個人，還有他的老朋友甫德來……真不錯，你有這個機會。

第三場 同上，巴瓦列，甫德來。

格斯東 您好，甫德來先生，您好。

甫德來 託庇，託庇。

格斯東 巴瓦列先生，這是我的一個好朋友，蒙梅央公爵。

公爵 非洲騎兵大佐。（註十一）

甫德來 （自語）這個人倒還好。

巴瓦列 光榮之至，公爵。

格斯東 巴瓦列先生，還有你料想不到的光榮哩：公爵已經答應了我的懇切的邀請，借住在這裏了。

甫德來 （自語）又多了一個只會吃飯的傢伙。

公爵 先生，請原諒我已經接受了我的朋友格斯東的邀請，他也許有點兒想得不很週到的地